《又呈吴郎》教学反思

陈雪卿

唐诗的国度里，杜甫无疑是其闪耀着的一颗巨星，千载而下，熠熠生辉；斯人已远，而诗魂长存。 书桌上，放在几本杜甫的书籍。“昔我往矣”，书生意气，作为一名学生，每每读杜甫的诗文，总会为诗人流几把辛酸泪；“今我来思”，为人师者，当我沉重得捧着诗人的诗文时，也总是噙着泪水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诗人的诗文，教导我们的学生怎样为学、为人！ 值此讲授《又呈吴郎》之际，我感受颇深，撰写此文。 这首诗的大致写作背景我们应该比较清楚了：唐代宗大历二年（767年），离诗人生命终结仅三年的时间，而此时，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了。但是，老诗人曾经幻想的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的归乡之梦已然落空，他所依托的友人严武病逝了，失去了依凭的杜甫离开了成都草堂，带着家人，登上了那叶漂泊的孤舟，漂流到了夔州，住在瀼西的一处草堂。堂前有几棵枣树，西邻的一个贫穷的老寡妇经常过来打枣，杜甫从不干涉。后来，杜甫将草堂让给了一位吴姓亲戚（即诗中吴郎）。不料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外围插上篱笆，有意不让打枣。老寡妇向杜甫诉说，杜甫便写了这首诗去劝告吴郎。就在写完《又呈吴郎》的第三年，羸弱不堪的老诗人漂泊完了仅59个春秋！ 诗人自己说过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炼字炼句是他自觉的追求，就像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伟大的政治理想一样。但是，这首诗却不事雕琢，平白如话。那为什么它犹能散发出杜诗的魅力呢？明人王嗣奭说得好“此亦一简，本不成诗。然直写情事，曲折明了，亦成诗家一体”。的确，到诗歌的最后一联，“已诉征求贫到骨，正思戎马泪盈巾”，老杜的眼光离开了那几株削瘦的枣树，离开了那位比枣树还要削瘦的老寡妇：战乱年代，征赋无穷，和她一样身处水深火热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？想起这些，我就不禁涕泪横流，痛心不已！于此，你是否看到了一个垂暮的老人，愁眉苦脸，面色凝重，满目怜悯，让人沉重叹息不已呢？是的，的确如此。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康震在“百家讲坛”曾经讲过，杜甫之所以被誉为“诗圣”，其中的一方面就是他“推爱及人”。梁启超先生更说过，杜甫是“情圣”，因为“他的眼光，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，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，别人看不出，他都看出；他们的情绪，别人传不出，他都传出”。而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诗人自己在同情广大受难者的时候，却总是忘记了自己的苦痛。试问天下苍生，又有几人能如此呢